

戏剧研究网学术研讨会纪要（第一场）

庄清华

-

时间：2009年4月25日上午9：30—10：30

地点：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一楼报告厅

主持人：叶志良 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郑尚宪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09年4月25日，“二十世纪戏剧理论和批评”戏剧研究网成立五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的第一场由浙江师范大学的叶志良先生和厦门大学的郑尚宪先生主持。会议主讲人分别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丁罗男先生、南京大学的吕效平先生、中国传媒大学的施旭升先生和山西师范大学的车文明先生。他们的发言，观点独特，风格各异，掀起了本次研讨会的第一个高潮。下面是他们演讲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1、创建学术新阵地，积极参加戏剧实践活动

第一位发言的丁罗男先生，从百年戏剧理论批评史的角度，观照当前的戏剧理论批评，对当前学术氛围相对较为自由宽松，而学术成就却不高的情况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前戏剧理论批评界缺乏新观点、新问题有其客观原因，其中就有文化环境的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兴起，对戏剧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传统的戏剧在这样的文化格局中被边缘化了，也失去了许多阵地。这首先体现在这些年来学术类刊物的生存困境。原先学术性较强的杂志，如今有的消失了，有的逐渐走上大众化、娱乐化、商业化的道路，比较严肃的刊物越来越难以生存。在这个层面上，丁先生充分肯定了戏剧研究网在创建更自由更宽松的学术阵地上所作出的贡献。

丁先生也对青年学者提出了期望和建议。他说，青年学者要积极面对目前的文化环境，思考新对策。比如，要保持对实践的敏感性。多关心戏剧实践

活动，特别是高校里的学者，应该多接触戏剧实践活动，避免自己的理论批评陷入隔靴搔痒、或仅仅是为理论而理论的尴尬局面。同时还要排除外在的干扰和诱惑，沉下心，多下苦功夫，多做细致的研究。

2、政府绝不能成为戏剧创作的主体

吕效平先生对当前戏剧精神的衰弱甚表忧虑，他呼吁要重建中国大陆的当代戏剧艺术。他特别强调了“重建”这个词，并解释说，之所以使用这个词，是因为当前的戏剧状况实在是非常严重。对于官方十分乐观的文化建设，吕先生坦言他的担忧。如今，剧场很多，好戏却很少。以江苏省为例，在这个比较富裕的省份里，五千万元以上的现代化剧场，如今已有 75 个，而且现在还在增建。但是，这么多的剧场却没有一个好戏可演。他还举了一个非常有象征性的事件。他说，二十年前，中国戏曲学会把第一个“学会奖”颁给了陈亚先编剧、尚长荣主演的《曹操与杨修》，二十年后，也就是去年的十一月，中国戏曲学会再次把“学会奖”颁给了尚长荣主演的戏，但这次是《廉吏于成龙》。吕先生非常感慨地指出：从这两个奖的颁发，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戏剧危机、我们的当代戏剧精神已经衰弱到了什么程度！

《曹操与杨修》是个非常深刻的悲剧，写出了权力与智慧各自的荒谬。而《廉吏于成龙》却把于成龙塑造成一个道德楷模，许多情节十分虚假。这样的作品，只看到人的历史存在，却看不到人在整个官僚专制制度中的悲剧性和喜剧性。而对于该剧在剧末所提出的主题：“人人治人，国虽治而必乱；人人治己，国虽乱而必治”，吕先生指出，这种观念是违背现代精神的。

要改变戏剧艺术的这种状况，吕效平先生认为，我们要从三个方面重新解放思想：一、要认识到戏剧是一个精神产品，而不能当作实践道德教育的工具、政治宣传的工具；二、要重新思考黑格尔说过的一句非常有道理而又不被戏剧界重视的话，那就是：“正剧这个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我们要明确，真正的戏只有悲剧和喜剧，没有正剧。三、政府绝不能成为戏剧创作的主体。

在这次会议上，吕先生特别强调了其中的第三点，坚决反对“政府可以成为戏剧创作主体”的看法。他认为，从《天下第一楼》到《立秋》，从《曹操与杨修》到《廉吏于成龙》，戏剧创作的平庸化正是因为政府取代个人成为戏剧创作的主体！政府是没有精神的，政府“不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而是人类实践行为的产物和人类实践行为世界的存在物”，所以，政府不具有精神，

也不能具有精神，一旦政府获得精神，我们的戏剧就会丧失应有的精神品格而沦为实践道德教育的工具！

3、回到王国维，以“意象”作为戏剧批评话语的核心范畴

施旭升先生讲演的是自己十几年来对戏剧意象的一些思考，也就是关于中国戏剧理论批评的话语建设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学术背景是，二十世纪以来，我们的戏剧理论批评话语基本上是西方式的，批评的开展基本上是运用西方移植过来的概念，包括像悲剧、喜剧、动作、情景等这些已成为我们戏剧理论批评主导性话语的概念。可悲的是，假若我们放弃这些话语，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戏剧理论批评就会无话可说！

施先生认为，王国维为二十世纪戏曲研究奠定了一些研究的范式，在学术话语建设上作出两大贡献：一是关于悲剧，一是关于意境。他的意境论，是对中国传统美学话语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如今，面对戏剧理论批评话语的西化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从中国传统的美学话语中寻找合适的范畴。意象，作为一个中国古典诗学与美学的本体范畴，对于戏剧理论批评来说，具有其独特的意义。施先生对意象的美学传统和美学价值进行重新的思考，发现将“意象”范畴纳入现在的戏剧理论批评话语体系，并以“意象”作为戏剧批评话语的核心范畴，有其独到之处。施先生以古今中外的一些经典戏剧作品为例，分析了“意象”在戏剧创作、戏剧审美上的意义和作用。最后，施先生重申，应回到王国维，建构传统话语中的批评模式。对于以“意象”作为戏剧理论批评话语的核心范畴，施先生充满了信心。

4、发现民间戏曲的独特功能：“罚戏”成了一种执法手段

车文明先生长期关注民间戏曲活动。在他的田野调查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罚戏。在乡村，戏曲活动不仅具有审美、娱乐、祭祀等功能，还可以成为一种特别的“执法手段”，帮助人们维护社会秩序。据车先生观察，对于那些违反民间法规的人来说，“罚戏”似乎更容易让人接受。至少这种更为轻松愉快的惩罚形式避免了尴尬和不必要的冲突。车先生的这个发现，让我们对民间戏曲活动有了更具体、实在的了解。事实上，至今还活跃在舞台上的乡村戏曲，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我们对古代戏曲活动的有效想象。

（庄清华整理）

厦门大学图书馆